

• 欧阳平 •

江湖行



7.5

长江文艺出版社

BK601/4

87
I247.5
2436

江湖行

欧阳平



B

长江文艺出版社

363583

江湖行

欧阳平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5,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02—7/I·3

统一书号: 10107·519 定价: 1.35元

印数: 1—45,000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清末川中地区自发农民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军川、滇时，四川也爆发了兰大顺、李永和起义。他们高举“横扫胡腥十八省”大旗，聚义兵数十万，转战川、陕、滇，声势浩大，震撼西南半壁河山。清廷血腥镇压，战争持续七年，终因历史的局限和叛徒出卖，李、兰兵覆。本书则在广阔的川中历史背景上展现李、兰残部韬光养晦，遁迹边荒市井，深入社会底层，宣传组织群众，联合拳棚堂口，蓄备武装力量，抗衡外域侵略，打击封建势力，彰真伪，明善恶，拯无辜，惩奸邪，除叛祭灵，历险覆难，伺机再举反清灭洋起义大纛的悲壮历程。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龙光斗、蔡昌德、铁豹子等等农民革命英雄群像，并将纤夫舵工，歌手酒徒，裙钗刀客，乞丐文士，僧门武道，豪霸庄院，野店酒幌，险嶂云岭，巨浪飞排……江湖百态以及诸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严密地组织于整体结构中，从而使作品真实地形象地展示出川中地区农民革命斗争的社会历史风貌。故事曲折迷人，并具有一定的社会认识价值。



张七

蔡昌德

孟芙蓉



余辅臣



邹绍

余子华

圣毛利

唐友耕

陈素云



目 录

楔子.....	1
第 一 章 险峰取药.....	13
第 二 章 铁索飞豹.....	32
第 三 章 媚洋激变.....	42
第 四 章 守土同仇.....	56
第 五 章 高杆祭灵.....	80
第 六 章 河灯救女.....	99
第 七 章 以毒攻毒.....	120
第 八 章 冷月飘风.....	130
第 九 章 布网擒奸.....	149
第 十 章 除叛祭灵.....	160
第十一章 狭路遇敌.....	172
第十二章 热泪西风.....	183
第十三章 铁窗豹胆.....	193
第十四章 惊沙飞刃.....	208
第十五章 狂飙巨澜.....	222
第十六章 春草离离.....	239

楔 子

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军川、滇时，四川也爆发了兰大烟杆（兰大顺弟兄）、李短挞挞（李永和）起义。他们高举“横扫胡腥十八省”大旗，会聚义兵数十万，转战川、陕、滇三省，声势浩大，震撼西南半壁河山。清廷惊恐万状，集川、湘、陕三省之兵对义军进行血腥镇压。战争进行了七年，终因历史的局限，加之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唐友耕，使起义惨遭失败，兰大顺战死。李、兰义军残部为避清廷“根除尽灭”的搜捕，或隐姓埋名，韬光养晦，或遁迹边荒，藏身市井，暗中却不断组织群众伺机再起。他们的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官府和外国侵略者。

四川永川县的松溉场是一个天天赶集的百日场。它紧靠扬子江边，下通重庆，上达叙、泸，交通方便，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官府极为重视，特在场上设了捕厅。时序入秋，金风送爽，中午集市已散，但赶集的人却不愿回家，因为场上川主宫正锣鼓喧天地在唱会戏哩！庙门口贴着红纸海报：“本日屠宰业同仁特请川北阳春班演出！早台：《三闯挡夏》、《全本双槐树》，晚台：《夜过巴州》、《全本葵花井》。灵祖镇台，清吉平安。”庙门对面的照壁上却贴着一张久经风吹雨打、破烂模糊的“四川省总督衙门”的布告，从残损的文字中尚可看出

是：“……严辑李、兰余逆……计开：蔡昌龄、男，四十余岁……兰铁牛，男，十六岁……龙光斗，男，三十余岁……”人们谁也不去看皇皇公文，只涌向戏台。只有几个乞丐蹲在照壁下向看戏的人乞讨。

也有邀朋结友趲往边边“一壶春”酒楼吃酒谈买卖的人。楼上有七八副座头，正是中午上客的时候，其中一桌三人，都是四十来岁。上首是本县秀才屈能伸，左侧是场上开布店的老板袁诚，右侧是以算命为生的时运来，人称“时八字”。时运来灌下两盅江津白沙干酒，正信口胡诌：“屈老爷印堂明亮，官星应在额边日月角上，我看下科定要高发的……袁老板的气色差些，鼻为土星又为财帛宫……是主财运不旺！”袁诚叹了一口气说：“财星哪个好得起来哟！自从有了洋纱、洋布，家机土布就卖不来行市了。”屈秀才放下酒杯说：“洋货嘛！嘿！嘿！连洋人放个屁也值钱，洋主教就是中国的洋皇上，我们的皇上还赏了洋和尚的花翎顶戴，规定主教的品秩与制台巡抚一样大，神甫的品秩与藩台道台一样大。中国人只要吃了教当上教民，见了官都不磕头，可以包揽词讼，作奸犯科，当官的拿教民当老子看待，说啥是啥，所以洋人放的屁都值钱。咳！我这十载寒窗的增广生员……咳！秀才老爷！”他愤愤不平地又端起酒杯来。这时，邻桌一个四十来岁的大汉，黑红脸，短胡楂，浓眉圆眼，阔口方腮，头上裹着湖南青丝帕，身上穿着蓝土布对襟短衫，白布长裤扎青黑腿缠，穿一双线耳薄板草鞋。桌上放着一个小包袱，是走远路的出门人。他推开已喝完的一壶酒喊道：“再来二两干酒！”堂倌急忙答应，他却隔桌搭话：“土布在边区如雷波、马边、峨边的销路不是也很好么？”袁诚不认识此人，出于小商贩和

气生财的心理，还是客气地回答：“也不行了，洋人、洋教、洋货早已进了凉山、打箭炉。听说洋人还专门派人往峨边采办木料，从大渡河运往嘉定转到叙府（宜宾）修教堂。”那大汉接过堂倌送来的酒，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大渡河！”满斟一盅，大喝一口。屈能伸也是满腹块垒地喝了一口酒，叹息说：“咳！大渡河啊！可惜个石达开！”袁诚说：“也可惜了兰大烟杆、李短挞挞。”时运来说：“还可惜个刘顺仪。同治年间我才三十多岁，在成都亲眼看见用铁链子穿了刘顺仪的琵琶骨押进制台衙门，惨啊！”他探身放低声音继续说：“老百姓哪一个不恨骆秉章，他狗日的用洋枪洋炮把四川人整得好惨罗！刘顺仪真是一条好汉！出阙（斩首）那天，从制台衙门绑往盐市口，他一路叫骂：‘满清的官都是卖国贼、走狗，要打垮满清！’又喊：‘仁义各堂弟兄，我兄弟道谢了！你们要给老百姓伸冤，给我兄弟报仇！’后来又大骂皇上和洋人。”袁诚说：“胆子倒不小，敢骂皇上。”时运来说：“他敢造反，当然就敢骂皇上。”那大汉又插嘴说：“皇上？！哼！长了痔疮还不是同你我一样的又痒又痛。嘉庆年间有一个叫陈德的穷人，在北京午朝门拿着刀几乎砍死了嘉庆那个昏君。还有一个人叫林清，组织天理会，带了人马打进紫禁城闹了十多天，差点洗宫杀院。”屈能伸点头说：“这些事是真的。这叫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打。”

不知几时，另一副座头上已换上两个酒客，他们低头耳语，饿狼似的眼光阴森森地投向那大汉。

又有一个酒客跨上了楼，他也是四十多岁，瘦长、无须，穿着无领蓝布袍、青布鞋，还摇着黑折扇，一条细小的发辫象猪尾巴似的拖在脑后，举止随便，神态滑稽。他直趋屈能伸

等人座前，拖着抑扬顿挫的腔调说：“呀！屈老爷高升上坐，财神爷一旁相陪，还有个勾子嘴在一边舔肥，兄弟迟来一步，理当罚酒三杯，不敢劳动各位，兄弟自斟自饮。——堂倌添副杯筷！”说着，竟自坐下，抢过时运来的酒杯就喝，惹得酒客们都忍俊不禁。大家都认识他是阳春班土地会（丑行）的当家角色，艺名二昏昏，大名徐志举，无怪他能见景生情，插科打诨。时运来笑着说：“你说我是勾子嘴，我看你却是一张屁股脸。专一吃闯食，大家没有请你。”其实屈、袁二人已在招呼：“请坐！”二昏昏咽下一口菜说：“你呀，有眼不识宝，枉在江湖跑。连屈老爷是未变的蛟龙都不嫌襟襟片片，你瞧不起我这张脸？不是愚下冲壳子（吹牛），抓顶戏箱上的王帽一戴，我二昏昏还不是一个皇上，长得一表人材，二表棺材的。”他二人一逗笑，全楼的人都乐了。袁诚说：“是啊！屈老爷不嫌弃我是买卖人，也不嫌弃二位同桌吃酒。”屈能伸说：“诗经上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天下汉人都是袍泽弟兄，当年兰大烟杆、李短挞挞就讲究不论三教九流，只要身家清、己事明，都是弟兄伙，可惜没有成大事！”隔桌那大汉停杯注意地在听，时运来瞥了一眼当时各茶楼酒店例必贴在墙上的“休谈国事”的字条儿，便拿话岔开说：“二昏昏，你印堂发暗，气色不好啊！”二昏昏突然以扇子击桌说：“时八字，也亏你有点眼力，看出我二昏昏的气色不好，前天晚上我就差点脱不了身。”三人都问：“啥子事？”二昏昏说：“前天晚台我唱《大打飞龙寺》，在台上我唱挖苦总爷的：‘你不怕中国和尚怕洋和尚，不然咋个只打飞龙寺不去打洋教堂。’戏一散场，捕厅二老爷就派人捉了我去，先关了一夜晚，昨天早上捕厅二老爷提我过堂。”时运来说：“你挨了板子。”二昏昏跳起来说：“你的

八卦不灵。”边说边象演戏似地表演：“二老爷把惊堂木一拍：‘胆大的徐志举！每每在台上打胡乱说，挖苦洋人洋菩萨，你该当何罪？’我说：‘伶人回二老爷的话，洋大人伶人惹不起，连洋狗伶人见了也怕，不知罪犯何条？’二老爷又拍了一下惊堂木说：‘你只说你愿打愿罚？’我的个妈呀！我既挨不起打也受不起罚。我只说：‘伶人犹如二老爷的一个屁，打也在二老爷，放也在二老爷。’这下他火了，拍着惊堂木只喊：‘放屁！放屁！’‘谢二老爷！’我爬起身就走，两边差哥来挡我，‘咋个哟？！二老爷的话不作数吗？他放了屁的哟！’官无重判，该我二昏昏龙行虎步地走出公衙。”这一来，惹得所有酒客哄堂大笑，只有那四只饿狼眼睛还是在窥探搜索。屈能伸忍住了笑说：“捕厅二爷叫尹世承，他是唐有耕的外甥，靠舅舅的财势才捐上这个衙门，比起我这十载寒窗……咳！又是十载寒窗。”他强忍抑郁，牢骚付之一叹。袁诚说：“唐友耕？是不是先同兰大烟杆在牛佛渡结拜起事，造反时他是前军先锋，人称唐帽顶，后来却当了卖客，出卖结拜弟兄升官发财的那个唐友耕？”屈能伸说：“正是他。”二昏昏说：“他龟孙子还没有死？”屈能伸说：“还没有死，快六十岁了。这就是戏词里唱的：天妒文人纵谗奸。”二昏昏说：“听说兰大顺部下的兄弟伙还有人在，为啥子没有去找唐帽顶算帐？”屈能伸说：“唐友耕出卖了兰大顺后，朝廷赏了他一个记名总兵，却是永难实授，加上官场上的勾心斗角，他怕兔死狗烹，便去吃了洋教。这样一来，连官府都不敢惹他，兰大顺的残部更奈何他不得。”那汉子哼了一声，把一杯酒喝完。正提酒壶再斟酒，那两个饿狼似的家伙已走至他的桌边。稍胖的一个说：“朋友，你贵姓？”大汉只管斟酒，连头也不抬，口中回答：“姓在百家姓上。”瘦的一个说：“你好

扯哟！不现相是不是？”说着从腰间取出一根铁链，双手抖动得银铛铛地响。酒客们都惊了，互相关照：“是土匪吧？”“他两个是捕厅的张头、李头！”“走吧！说不定要出事。”……那汉子只白了二人一眼，满不在乎，端杯就唇。张胖狼眼一鼓，喝道：“还稳起做啥，龙光斗检案了！”又向李三吩咐：“锁人！”李三抖铁链正要上前，说时迟那时快，汉子——龙光斗——的酒杯早砸在李三头上，左手一抄已促住二人的发辫，右手早从腿缠中拔出一柄亮晃晃的匕首，同时左脚已踏住了铁链。他把匕首向二人脸上一扬，目光炯炯地喝道：“你两个找死！动一动老子就出脱你！”又目光如电向酒客们一扫说：“各位落座，少管闲事，不要走动，不然我兄弟对不起人！”此时，眼尖的人发现大汉衣襟已敞开，腰系三环套月的牛皮板带，斜插三柄小刀，外加一柄“一声雷”的手铳。吓得酒客哪敢挪动。堂倌刚收起几只碗要转身下楼，飏！一柄匕首飞来，贴着脸插在板壁上。龙光斗喝道：“不听招呼么？再动一步我插你十刀！”说时，另一柄小刀又从腰间掣在手上，并左手一紧，把两个差役拖得俯身就地，哪能动弹分毫。两人只得丢了铁链，用双手抱着脑袋，生怕龙光斗一刀刺下。龙光斗把小刀向桌角一插，用脚勾起铁链，拴在两个差役颈上，绕过桌脚，如同套住两只狗，眼光却不住打量四方，嘴里说：“你们二位的招子倒亮，把我认出来了，留着你们的眼睛只怕要坏江湖上多少事！”两个差役魂不附体，平日欺压善良的威风早不知到哪里去了，只有哀告说：“龙大爷，我们是上命所差，身不由己啊。”龙光斗并不回答，向站在一边吓呆了的堂倌说：“给我一个莲花(碗)。”堂倌不敢下楼，把邻桌一只空碗送了过去。龙光斗斟了半碗酒，捧在手上，向四方一拱，口中

说：“兄弟龙光斗问候贵龙大码头一园仁义拜兄！恕我兄弟来得鲁莽，今天的事受笑得很，总之一切仰仗！来，我敬各位拜兄一碗！”说罢一饮而干。座中赶场吃酒的小本经营的人谁也不敢搭腔，也不敢喝酒，但也有几个人目光示意，略一端杯沾唇。其中就有秀才屈能伸，唱戏的徐二昏昏。这些人一饮之后，目光也在察看动静，似乎在帮助龙光斗警戒。张胖、李三拴在桌腿上却直淌汗。龙光斗放下碗，又向堂倌一指说：“费心，把壁上的‘开口’给我起回来。”堂倌如命办理，龙光斗接过匕首，“铿”的一声，又插在桌角上，与小刀并列，张胖、李三又吓得一抖。龙光斗从容地吃了一箸菜，再喝了一口酒，摸出一块银子放在桌上，向众人说：“各位的酒钱兄弟代付了。银子不够，请老板记我的帐。吵闹各位，请了！”说时挎包袱，掖衣襟，拔短刀，只一转身，在两声惨叫中龙光斗已从窗口跳到街心，往人丛中一挤，没了踪影。张胖、李三却是一人少了一颗眼珠，满面是血，躺在桌下嗥叫。酒楼上一阵骚乱，胆小的急忙溜走……

晚上，黑云掩月，在离场二里的屈秀才家中，秀才用过晚餐即叫妻儿去睡，自己在书房中剔亮了油灯，取出窗课，准备三更灯火五更鸡地下点功夫。这位薄有祖业的秀才老爷，自命为书是读通了的，无奈文章憎命，至今未考上举人，因此愤世嫉俗，放浪形骸，与市井之流为伍。他性格随和，言谈无忌，所以颇知一些民间疾苦，他怒恨朝廷无能，恨洋人洋教，衷心崇儒斥异。自涉世以来，迭经重庆教案，李、兰起义，以及感于传闻中的白莲教齐二寡妇、石达开等故事，他思想上萌芽了一些模糊的民族意识，不知不觉与地方上秘密的袍哥组织发生了关系。他倒不敢反清灭洋，却愿“君子合而不

流”。然而他还是幻想文章得意，光宗耀祖的。此时，他把什么制艺、讲章之类的东西放在桌上，准备揣摩深入，可是日间酒楼上那一场惊人的事变却在他脑子中搅攘不停。他十分佩服龙光斗的豪侠大胆，敢在严旨通缉中出头露面自由来去，但又不知为何心里总为之忐忑不安。他弄不清一个读书寒士与一个江湖豪客邂逅之间，无片言之交，有什么声气相同之处，值得如此关注。

西风瑟瑟，灯光如豆，他正要再剔灯展卷，突然院子里的看家犬低吠了一声，似乎惊惶恐惧。接着房门“呀”地一响被人推开，吹进一股夜风，残灯摇摇欲灭。屈能伸急忙站起观看，门口站的正是龙光斗！他身上还是那套衣着，只是背上斜插一把飘着红绸的单刀，左手握着一根尺来长带钩的短铁棍。龙光斗拱手当胸说：“对不起！惊动你了。”屈能伸一时不知所措，强自镇定，拱手说：“贵客！贵客！请坐！请坐！”龙光斗一步跨进书房，拖了一张凳子靠墙又斜对着房门——江湖上防人暗算“三掉身”的坐式——象一尊神像似的坐下。屈能伸急忙张罗茶水，龙光斗摇手说：“不用费心！兄弟明说，我不是来打启发（抢劫）的，也与屈秀才无怨无仇，今晚来拜望你是想请教一件事！”屈能伸心中惶惑，但仍礼貌地说，“那好那好！只要我办得到的事当尽绵薄。”“今天酒楼上我看秀才是个好朋友，还没有搭个请字。”这是袍哥互相盘询身份的切口，屈能伸懂得，立即按一定的手势、切口报了自己的公口（会社组织的名称）、排行。龙光斗也照样亮了底，然后说：“自己弟兄，屈三哥请得位，我龙光斗当年是在兰二帅（兰朝鼎即兰二帅，真名蔡昌龄）部下，兰大帅（兰朝柱即兰大顺）在丹棱县归了天，二帅就打起兰大顺的旗号，由四川打到陕西，同太平天国的启王、